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八十二

載記 五代周一

太祖郭威 世宗柴榮 恭帝柴宗訓

太祖皇帝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來攻見殺威少孤依潞人常氏年十八以勇力應潞州募留後李繼韜特奇之嘗時負氣好使酒出游市中遇屠者素勇市人所服呼使割肉稍不如法叱之屠者披腹罵曰爾何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之一市皆驚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使亡已而復名置麾下後繼韜被誅其麾下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募補爲軍吏又好讀聞外蕃秋畧知兵法補侍衛軍

史漢高祖領親軍尤愛之所臨鎮輒以帥從卽位拜樞密副使  
及疾大漸託以隱帝卽位拜樞密使時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  
討關西三叛久而無功欲以命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  
陛下命乃拜同平章事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賞賓客褒衣博  
帶及臨行陣幅巾短服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邀諸將會射勝  
者恣其所取餘悉分賚士卒由是人皆懽樂始至河中柵其城  
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之諸  
將皆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久之城中  
食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三叛死  
且降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  
多未嘗如此重賜今臣幸得幸行伍假威靈以破賊者豈特一  
人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餽餉以時故臣得

以專事征伐帝更以爲賢於是悉賜弘肇逢吉禹珪貞固邠章等玉帶威乃敢受又請推功大臣加以爵賞乃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在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之及自此賞遍天下其要結人心類此是冬契丹寇邊受命北伐至魏州契丹遜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帶樞密使之鎮詔河北諸州皆聽節度時鞏小專橫帝聽斷不專忌其威名密詔郭崇殺威會威已先知事因亟召密院吏魏仁浦密謀卧內勸令匿前詔劄用留守印更爲偽詔以誅將校爲名諸將校被其激怒皆憤然効用乃以十一月丁丑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張彥超左神武統軍袁義持衛馬軍都指揮閻晉卿等率兵拒于澶淵兵尚未出庚辰威至滑州壬午犯封丘

甲辰敗慕容彥超于劉子陂丙戌入京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僚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贊爲嗣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爲樞密使范質爲副使十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引旋戊午次卑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皇帝卽位大赦改元國號周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己卯馮道爲中書令二月癸丑衆食堊祭于蒲池丁巳左丞田敏使于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爲德妃五月辛未追尊四代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諡睿和廟號信祖妣張氏諡睿恭曾祖諡明憲廟號僖祖妣申氏諡明孝祖諡真順廟號義祖妣韓

氏諡翼敬考諡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諡章德六月辛亥范質  
李穀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貞固禹珪罷癸丑質知樞密院  
事丁巳翟光鄴爲樞密副使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  
丹來歸趙瑩之喪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晉州十一月峻及  
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是歲回鶻使  
都督麾尼契丹使曩骨支皆來二年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曹英爲兖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貽使其廣評侍  
郎徐逢來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戩克尙嵐軍三月丁巳  
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光業罷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  
五月庚申東征命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大內都點檢癸亥次  
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兖州彥超死壬午赦兖州六月乙  
酉朔幸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兖州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

使高麗契丹寇邊三年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漢來

附二月甲子貶王峻爲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晉王

子者於禮不得丙戌鄭仁誨罷己丑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樞

密副使六月大雨水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十月庚

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

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是歲回鶻使獨呈相溫吐渾使黨富達党項使吳帖磨五皆來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

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

王仁鎬罷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日帝崩于滋德殿年

五十一祕不發喪

世宗皇帝木姓柴氏諱榮邢州龍岡人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幼

從姑長周家以謹厚見愛遂以爲子及壯器貌英奇善騎射畧  
通書史并黃老言性復沈重爲左監門衛大將軍領貴州刺史  
牙內都指揮使兵犯京師留榮守魏卽位拜涇州刺史鎮寧軍  
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王峻所忌廣順三年  
正月來朝不得留旣而峻誅拜開封尹冬太祖有疾不能視朝  
明年正月郊禮成卽以王判內外兵馬事丙申發喪卽位柩前  
尊帝爲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廟號太祖以魏仁浦爲樞密副  
使二月丁卯宰相馮道爲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禮儀使兵部尚  
書張昭鹵簿使中丞張煦儀仗使判開封王敏楡道頓遞使漢  
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  
駕親征攻漢壬辰次澤州閏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  
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樊愛能何徽伏誅



壬寅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四月乙卯葬嵩陵

在鄭州汾新鄭縣

州防禦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俱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乙丑取石沁州庚午救潞州流罪囚辛未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代州守將鄭處謙俱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五月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畧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爲樞密使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

五代嗣君卽位不改元者四梁末帝晉出帝漢隱帝周世宗語見歐陽子說

二月求直言五月

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毀佛寺禁民私度爲僧尼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十

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

三年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李重進及唐人戰于征陽敗之甲寅拜重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荅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都軍頭袁彥爲竹龍都部署取光舒常州五月乙卯至自淮南救京師因六月壬申救淮南囚七月皇后崩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九月丙午王朴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是歲常泰楊光舒等州復入于唐 四年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

克壽州四月己巳還京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五月丙申殺

密州防禦使侯希進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

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十月己巳命王朴留守張美大內都

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及濠州

團練使郭廷渭俱來降辛酉彥卿等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

業嬰城固守丁丑取泰州廷渭不書叛見南唐附載五年正月丁亥取海

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彥卿胎業死之凡如二將及宋今尚李退皆以

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惟本紀著其大節而馮彥超附見朱守殷傳餘十人存後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

如揚州癸酉如瓜州壬午朔如泰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

鑾已亥克淮南并前共十有四州以江爲界三月辛亥李景來

買宴四月庚申祔五室神至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六月辛未

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七月乙酉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

均田圖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

戌罷州縣課戶俸戶是歲回鶻達剌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

蒲譌散皆來六年正月丙寅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

魚甲戌北征擢吳延祚爲樞密使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

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五月乙巳朔取瀛

州復中原故地甲戌至自雄州帝有疾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

封子宗訓梁王宗讓燕國公己丑范質王溥叅知樞密院事魏

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諡曰

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是歲高麗王昭女真使阿辦占城使

蒲譌散皆來回鶻獻玉却之甲午梁王卽位樞前年方七歲

恭帝名宗訓世宗第四子初位特進左衛上將軍癸卯樞密范

質爲山陵使戶部尚書李濤副之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學士

寶儼爲禮儀使張昭仍鹵簿使中丞邊歸譙儀仗使判開封省

居潤橋道頓逋使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熙謹熙誨皆爲王九月

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與使者來十一月壬寅葬

慶陵在鄭州管城縣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五代梁漢直齊亡惟唐

矣而明宗又稱唐愍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

不可以屬書晉曰契丹滅明言以垂戒也周曰遜于位遜者

順也能順歐陽子曰五代亂離之際可勝道哉梁友珪弑其

父自立唐戕克寧繼岌從榮晉伯敬儒則天性骨肉之恩絕

矣太妃薨而輟朝立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倫乖矣寒食野

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園則禮樂刑政

幾於熄矣賽雷山傳箭而撲馬中夏幾淪胥矣而世宗區區

五六年間北取秦隴南平淮右威武之聲震懾遐邇而方內

招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制作之

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凡廢天下佛  
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悉毀銅像以鑄錢。其言曰。吾聞佛說以  
身世爲妄。而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  
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夜嘗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  
皆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小哉。  
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  
穀爲贊。而盛以錦囊。置之坐側。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  
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料強弱。較彼我。而乘  
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載記 五代周二

太祖后柴氏

妃楊氏

父弘裕  
弟廷璋

張氏

董氏

子侗等

世宗本生父守禮 后劉氏 符氏 子誼等

太祖元配柴氏魏人父柴翁以經義教授里中好獨寢或傳其能司冥間事有女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翁與妻咸往迎至鴻溝遇雨居止踰旬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貽父母令歸魏口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爲雀形者其人極貴願留事之卽太祖也時喜任俠不拘細行常諫止之一日語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甚可資君用時不可失祖因此得爲軍司未卽位先卒翁好飲忽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過令飲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婿張永德竊以爲喜轉諷潞時常遇遇亦微有聞後果驗追冊柴爲皇后諡曰聖穆

繼室楊氏真定人父弘裕家世素微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

馳騎至言吾北嶽使者授以二石鴈一翼掩左一翼掩右言訖  
不見是年生女明年生子廷璋女幼以色選入趙王宮鎔死寓  
民間嫁里人石光輔又死太祖聞其有色而賢娶之隨事漢高  
祖於太原天福中卒卽葬近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冊淑妃官父  
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弟廷璋字溫玉愛其純謹留事左右  
擢右飛龍使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以有幹材  
遷客省使俄爲河陽巡檢知州事命代涇帥史懿恐不受命卽  
令圖之至則諭以禍福懿卽日載道俄聞周祖崩嘔血不食世  
宗詔營高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圖太原乃遷妃喪而  
葬之拜廷璋左驍衛大將軍建雄軍節度使在鎮數年頗有惠  
愛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太祖命盧多遜撰  
文賜之嘗護李筠求援蠟書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委以經



畧令率所部入陰地分敵勢事平歸鎮來朝改鎮邠州移鄜州  
名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爲人美鬚髯長上短下好脩  
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宋  
祖疑周近親有異志命荆罕儒爲鈐轄欲圖之廷璋推誠以待  
殊不設備終亦無患議者以爲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兄弟凡  
七咸不爲求官惟表其孤甥安重誨子崇勳爲西頭供奉官子  
垣墳皆及第垣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垣都官郎中

又繼張氏真定人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  
芝事趙王鎔爲諂呈官至工部尚書莊宗遣符存審討張文禮  
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而憐之以歸其子爲婦子卒太祖納  
之累封吳國夫人與諸子皆爲劉銖所殺後追冊貴妃

董氏鎮州靈壽人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叅軍父光嗣趙州昭慶

尉氏幼穎悟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爲潞州牙將所得其妻嘗生女輒不育得而養之過於所生居五六年父家悲思潞將住于京師偶遇其兄瑀欣然歸之以嫁里人劉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歿于軍復孀居洛陽周祖間有賢行聘之建國時中宮虛位冊爲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三十九兄三人瑀官至右贊善大夫立之自明皆至刺史

太祖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起兵時皆被誅卽位詔贈青哥太尉賜名侗意哥贈司空賜名信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顯德四年四月癸未世宗詔加贈侗太保追封郟王信司徒杞王守愿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世宗本生父守禮字克讓初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頗恣橫常殺人有司以聞朝廷不問時在洛有王溥汪宴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皆與日夕往來惟意所爲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后劉氏徵時所娶初封彭城縣君舉兵時被殺革命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追冊爲皇后諡貞惠陵曰惠陵

后符氏祖存審父彥卿后生而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守貞聞之自負異志益堅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城破之日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及后后走匿崇訓惶遽求覓不得遂自殺漢

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恩，拜以爲父。其母欲使削髮爲尼，不肯。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亦奇之，納爲繼室。卽位，冊爲皇后。世宗卞急多暴怒，後亦追悔。賴后從容伺顏色，怒嘗爲解。由是益重之。及征淮后以不宜親行切諫，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於新鄧陵，曰懿陵。後立其妹符氏相繼爲后。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七子皆不知其母所從出。長宜哥次二皆未名，卽爲漢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四年四月加贈誼太尉，追封越王，誠太

傳吳王誠太保韓王次卽恭帝又次宗讓改名熙讓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進曹王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邠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入宋柴氏族屬益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而宋史不爲立傳誠可惜也

載記 五代周三

王朴 子先

鄭仁誨

扈載

王峻

王殷

常思

王環

李筠 子仲

李重進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徙浚儀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楊邠知其必亂去邠東歸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卽開封拜右拾遺任推官卽位遷比部郎中時世宗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問治道朴乃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道而喪

幽并當此之時。君暗政亂。兵騷民困。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禍亂而竊位號。幽并乘間隙而據土地。平之之術在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循役及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慎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則我獲其利。彼知我師入其地。

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名之。如不至。四面金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此可爲後圖。世宗偉其議。悉意任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轉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初征淮。以爲東京副留守。由副樞密遷使。再征淮。任留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入宋。因之。爲人性明敏剛果。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復遇脩制度。定律曆。講求禮樂遺文。受詔校定大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符其真。

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人莫能加。其後宋興皆用之。不可變。及平定四方。惟并獨後。皆如所言。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贈侍中。子俱供奉官。閤門祇候。備偃並及第。偃大常博士。侁字祕。權初蔭太僕寺丞。世宗遷東頭供奉官。閤寶中。征江南。命率師戍桐城。宋師渡江。令池州敗江南軍四千于宣州。金陵平。加閤門祇候。太平興國初。預討梅山洞蠻。契丹使來朝。詔送于境上。還使靈州通遠軍言主帥所留牙兵。率與邊人交結。頗桀黠難制。歲久當慮請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調內郡。卒往代戍者多不願。還侁察其中旅非者。斬之以徇。衆皆悚息。遂將以還。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遷通事舍人。從征太原。以護陽曲墁地石嶺關諸屯賜廐馬介冑。



轉東上閣門副使晉陽平留爲嵐憲巡檢代還遷西上閣門使  
賜錢百萬河西三族首領折遇也叛入李繼遷僞帥師討擒之  
以功領蔚州刺史王師北征命爲并州駐泊及雲應等州兵馬  
都監爲人性剛愎坐以語激楊業除名配隸金州赦移均州團  
練副使卒弟格宋初爲右補闕直史館至都官員外郎廣南轉  
運使格子侗太平興國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冊曰世運崩離愚智錯亂一反所置功效立見世豈乏才  
時乖徒嘆倚嗟文伯五朝之冠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詔光以其使酒棄去還鄉  
里事母以孝聞周太祖微時居太原帳下時往過之與語甚懽  
每事有疑卽從質問見其所對不阿益竒之太祖爲漢樞密使  
名仁誨用之官至內客省使從破李守貞軍中機畫多所叅決

卽位以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累遷樞密副使宣徽北院  
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二帝皆親重之世  
宗攻河東命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駕親臨其喪爲人謙謹  
好禮不自矜伐頗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忠  
正

扈載字仲熙幽州安次人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登高第拜校  
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以文名于時其辭粲然以多自喜常  
次歷代有國廢典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  
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  
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朴器重其材薦于李穀久而不用  
朴以問穀荅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居宰相  
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未幾遷翰林學士賜緋時載已病

不能朝謝居百餘日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  
太醫視疾年三十六果卒議者以朴能薦士毅能知人各擢其  
公時天子英武喜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與從弟蒙並任時  
號二扈其論議雖不及張昭竇儼徐台符然不爲陶毅之諛佞  
以不幸早卒人士惜之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父豐爲樂營將峻少善歌事相州張  
筠以遺租庸使趙巖巖誅後流客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期  
復被殺悉以貲產賜漢高祖峻因得更事漢鎮河東以爲客將  
卽位拜客省使俄監郭從義軍討趙思綰遷宣徽北院使周太  
祖鎮天雄又爲監軍隱帝遣人謀殺之事洩遂與周太祖舉兵  
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返軍向京峻  
與王殷謀遣侍衛親軍指揮郭崇率兵之宋州幽湘陰公贊前

中州刺史馬鐸之許州殺漢宗室蔡王信入卽帝位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許以便宜從事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翟守素馳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一出汜水賊卽入京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乃止不行峻軍出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安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吾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卽解去明日遣騎兵追之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破之峻本與太祖同起事有佐命功旻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

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年復長太祖二歲往往呼俊爲兄  
或稱其字由是益橫初卽位謙抑舊將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  
咸未及進用俊心思之至是求解樞密以探上意而發書諸鎮  
使薦留已諸鎮馳上其書太祖大駭俊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  
諭旨卿若不出吾當自往俊辭曰車駕若來是速臣禍也復遣  
與俊相善樞密直學士陳同召之同還奏俊意少解請陛下聲  
言嚴駕若將幸之則俊必出矣祖從之及期果馳入謁復求兼  
領平盧又請借左藏庫綾萬疋皆勉從之後因邀駕幸樞密院  
視屬事極其華侈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俊輒奏宮室已多何  
用此爲太祖乃怒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作峻慙不能對  
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言進退宰相豈可倉  
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太祖不能忍明日御便殿

名百官入幽峻於別所請爲商州司馬卒後恐所修國史不實因名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懼漏落得罪後李穀監修因請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少爲軍卒以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事母能孝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殷哀國難起復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從漢祖討甘肅賊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不死擢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俄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以兵屯澶州隱帝密詔李洪義殺之洪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告周太祖起兵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自河以北皆受節度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以與王峻同時佐命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朝上壽太祖許之懼其畜疑復遣使止之明年有事南郊乃許來朝殷握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復求他甲以備非常時太祖已臥疾疑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奪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初從唐莊宗爲卒補長劔指揮使歷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鎮河東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際會漢興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爲人性貪鄙未嘗有戰功在潞五年以聚斂爲事周太祖方少孤無依嘗衣食于思家卽位猶呼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來朝又徙平盧居

青州踰年得疾卒于洛陽贈中書令

王環真定人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知祥僭號使典衛兵晉  
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授環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  
位遣王景向訓攻秦鳳致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  
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  
慚焉乃決意出兵時糧道頗艱昶復遣兵來爭出堂倉抵黃花  
谷景訓先命排陣使張建雄列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  
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  
堂倉伏發盡殲之由是諸城堡守者皆潰昶所遣秦州節度高  
處儔殺兵未至亦潰歸至城判官趙玘閉門不內處儔遂奔成  
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蜀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  
之世宗名見嘆以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用之可勸事君者乃



拜環右驍衛將軍待之甚厚周師征淮得李景降卒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教之水戰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未嘗有戰功俄遇疾卒于泗州

李筠太原人初名榮幼善騎射蒞後唐秦王從榮府中有弓人不能挽引滿有餘後遁去潛奉初補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將趙延壽聞其驍勇召寘帳下契丹北去留耶律解里衆掠邢洛間解里性貪削漢軍食筠乘其怨密與王堯石公霸何福等謀據庫兵焚牙門併擊契丹衆大驚由北門而出解里趨族乘列於野明日筠集衆力戰契丹奔敗郭外民持兵將劫族乘解里遂挈族而去筠初建謀約諸將同力屬晉士卒分掠惟控鶴一軍與市民趨之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於室筠拔佩刀迫之不得已而行至是五代其功筠詣故相馮道請

權領節度事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恐諸將爭功復亂乃推再榮權爲留後人心始定筠自負功多及送款漢祖授博州刺史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北面緣邊巡檢起兵入汴戰留子岐敗慕容彥超廣順初權知滑州俄真拜義成軍節度使數月改彰德軍會并人侵晉州筠請西征詔褒之又奏免黃澤關商稅周祖征兗還次濮州筠來朝獻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澶州宴訖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改知昭義軍節度加檢校太傅與王殷何福進皆創業功臣並加恩焉顯德初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卽位并人入侵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營太平驛失於偵邏并將張暉凌晨奄至令均追之遇伏退還世宗親征沁州命率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拒契丹請援兵詔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旣至以偏師

遼契丹後奮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破并軍於榆社獲其將安濟康超等三年遣行軍司馬范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并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砦五年自將入石會關破并人六砦是冬又破遼州長清砦擒其磁州刺史李戴興以獻俄又敗并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且等以獻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而已恭帝加檢校太尉是秋令禪將劉繼忠將兵與吐渾入并境平賈家砦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宋初遣使諭以受禪加兼中書令筠卽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僂俛下拜禮貌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遣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誅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起兵雖緘書以上

其心密畜異謀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不聽遣歸諭旨朕未  
爲天子任自爲之旣爲天子獨不能下我耶守節還白謀愈甚  
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文辭不遜從事閻丘仲卿獻策曰公以孤  
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不得力大梁兵甲精銳難  
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  
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  
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况有儻珪槍怒汗馬何憂天下哉儻珪  
將有勇力善用槍擗 執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遣判官孫孚衙校  
汗馬日馳七百里 劉縱忠送款劉筠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  
城筠遂率兵數千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筠兵衛寡  
弱甚憐之而業已然矣筠封筠西平郡王賜馬三百匹名與之  
語自言愛周祖大恩敢愛其死筠本與周祖世讐聞筠語默然

遂疑之命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能平筠有馬三千匹  
闢鞠場閱習日夜謀畫留其子守上黨引衆南向宋遣石守信  
高懷德將兵討之敕令急進師扼其隘勿縱筠下太行破之必  
矣又遣慕容廷釗王全斌由東路與監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  
平斬首三千級車駕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乃先於馬上  
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復破筠衆數萬於澤  
南降者二千餘殺監軍盧贊擒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  
州駕至列柵圍之龍捷使王延魯汾州團練王全德白昭義率  
所部來降筠益失援宋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爲人性雖  
暴事母甚孝旣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之趨至遽命釋之稱知  
書願好誦諺有愛妾劉氏欲俱赴火以其有娠麾令去果生子  
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四遷至皇城使及是

以上黨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鞍馬以爲單州團練使轉濟州  
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三無  
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太祖甥福慶長公主子生於太原晉天福中爲殿直漢  
初從太祖征河中遷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大內都點檢侍衛馬  
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遷殿前都指揮加泗州防禦使初  
領武信軍節度使年比世宗爲長太祖寢疾令拜世宗以定君  
臣之分遂受命卽位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高平之戰樊  
愛龍等僞造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俄趙匡胤以麾下犯  
敵重進領所部力戰世宗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  
武軍節度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改鎮歸德軍征淮南命將兵先赴正陽旋聞李穀攻壽

春不克促重進發兵三萬助之旌旗輜重亘數百里戰艦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又刻木爲戰形立陣前號捷馬牌時未朝食吳師奄至重進與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盛師期降其衆獲戈甲無算世宗大悅詔書褒諭卽命代穀爲廬壽等州行營招討使賜裝衣玉帶鞍馬時李繼勳主壽春重進駐軍城北間城南洞屋爲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匡亂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爲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不協二將俱握重兵人情憂恐重進自壽陽單騎詣永德帳中命酒解釋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何疑我之深也兩意始和三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齎蠟書相誘啗以厚利重

進表其事豫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黜藏珍詔重  
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旣成上其圖俄又敗淮兵二千餘於塌山  
北時圖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績將舟師數萬來援距壽數  
里據紫金山設十餘砦連亘招望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  
道將長壽爲饋路重進伺其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二砦獲  
器甲甚衆世宗臨幸宴從官召賜戎服玉帶金銀器繒綵鞍馬  
錄克壽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改太平軍節度仍招討使攻濠  
州圍練郭廷潤以兵降獲糧數萬斛李昱請畫江爲界世宗班  
師留重進戍守景遣人以牛酒來犒未幾遣鎮北征朝于博州  
賜宴行宮卽命將兵先趣北面及駐瓦橋關世宗不豫命率所  
部趣河東次百井路敗并人五千餘恭帝加檢校太尉改淮南  
節度入宋進開府加中書令移鎮青州代以韓令坤重進初與



宋太祖分掌兵柄常心憚之因不自安及開移鎮密謀頗露太祖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自以周室近親恐終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捕軍校不附者盡殺之遣人求援李景懼而不納監軍安友規與親信數人踰城告變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以討除友規滁州刺史監前軍宋祖親往慰撫至大儀鎮守信馳奏揚州旦夕且破願車駕臨視遂徑至城下卽日拔之初左右勸殺思誨重進嘆曰吾今舉族將赴義殺此何益卽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宋祖入駐城西南閱其黨數百人盡戮之兄濠州刺史重興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棄市先有親吏挹守珣素識宋祖命往結李筠反潛詣處表求見宋祖言賜重進錢券不信且終

無歸順之意祖厚賜遣之許以爵位令說重進使殺其謀無俾  
二兇並作守珣歸勸以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笏敗  
始舉兵守珣後補殿直爲供奉官

弘簡錄卷八十三

終

弘簡錄

卷八十三

三

五

弘簡錄卷八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雜傳

馮道

子吉

李琪

兄珽

鄭珏

李愬

劉珣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頌

和凝

李崧

趙瑩

薛融附

馮玉

盧導

劉岳

馬縞

崔居儉

崔稅

盧質

呂琦

趙玉

何澤

史圭

龍敏

李鑄

賈緯

張允

斐暉

王仁裕

王延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世爲農至道以文學稱初爲劉守光  
秦軍事張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廵官薦之晉王掌書記胡柳之

戰王誠歿於陣因以代之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營道居軍中不設床褥臥以束芻與豚僕同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財遺之者訪其主還之居父喪躬耕自力負薪以給遇歲饑悉分所餘以賑鄉里有力寡棄田不耕者潘往助之其人來謝殊不自德服除名復翰林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孔循勸少留以待不聽益疾趨至京明宗卽位拜端明殿學士俄改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位多務持重鎮物遺歲屢豐中國無事上問百姓濟否對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之恒以自誦又嘗語明宗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有蹶不敢怠於銜勒及至平地

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因以諷焉。水運軍將於臨河得一玉杯。交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示道。答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因問何謂無形之寶。對曰。臣聞人君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故仁義者。無形之寶也。帝嘉納之。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道。卽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已乃出爲同州節度使。踰年。名拜司空。晉滅唐高祖拜道大司空。平軍事如舊。又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出帝加太尉。增封燕國公。罷領匡國。徙威勝。二軍節度使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入朝。耶律德光於京師責以輔晉無狀。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笑。以道爲太傅。又問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悅。人謂當時

中國不盡滅於契丹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德光北歸。從至常山。而還漢高祖立復以太師奉朝請。周兵犯京師。隱帝已崩。周太祖意道必行。推戴道。殊無意。太祖因下拜。道受如平時。乃詐遣道迎湘陰公於徐州。議者不以晉漢之亡責道。反謂能緩其謀。然道視喪君如過客。亡國如傳舍。蓋未嘗以措意也。周祖立復拜太師兼中書令。益以舊德自處。已更事四姓十君。其前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欲自將擊劉旻。道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旻素少。我謂我新立國有大喪。必不能致討。兵法善用者出其不意。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謂陛下未可。便比唐太宗。世宗又曰。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厭卵。道應曰。未審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不令從。行卒自將。敗旻。威聲大振。以道爲山陵使。襄事而卒。年七十三。追封瀛王。諡曰文。

懿爲人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士無賢愚皆仰以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乃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四姓及契丹所爲階助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夫爲婦有一徙居洛陽以蔭授祕書省校書郎遷職方員外屯田戶部司勳三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善屬文工草隸然性滑稽無操行雅好琵琶尤臻其妙宋初奉詔撰明憲皇太后論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冊曰孔賤鄙夫孟羞妾婦所貴大臣安危倚負過客尙思傳舍亦顧四維決喪國奚以措天墜地傾萬載共惡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與兄珽皆文章知名俱登進士唐亡遇亂珽爲監察御史內艱貧無以葬倚廬受餓聞者哀之服除

還職辟荆南成汭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祖遣汭往救以大舟載兵容甲士千人換糧倍之瑛謂緩急不可動且爲敵人所虜必貽後患不若引勁兵屯巴陵堅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改事趙匡凝梁祖攻破之得瑛喜曰此真誓記也禪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固辭出知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坐廢十餘輩獨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梁祖慮許州馮行襲嚴酷少恩及病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懼其爲變又因行襲怒從事魏峻切諫反誣以賊下獄乃遣瑛代爲留後瑛至先止傳舍慰其將吏卽臥內見行襲道梁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瑛徐理峻寬出之還報梁祖喜曰瑛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汭宋間曹州尤甚因復令往治索得大校張彥珂錫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梁祖平生



不愛儒因遇內黃問何以名瑛對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又問外黃下黃何在瑛曰秦有外黃郡縣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聞其說喜之無何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兼侍講俄爲亂兵所殺 琪復舉博學宏辭遷殿中侍御史爲梁翰林學士凡草征伐四方書檄詔令輒得上意末帝進御史中丞改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瑒同任瑒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瑒言多沮瑒嘗倚摭琪過餐所私吏當得試官輒改爲守末帝大怒欲竄瑒之巖等救解得免罷爲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復欲相之以梁舊臣多嫉忌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大水應詔上書數千言莊宗獨稱重之轉國計使明宗入洛霍彥威孔循等不欲用故事樞前卽位又

請改國號絕土德琪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  
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孰然梓宮何  
所依也明宗以爲然乃餐喪成服而後卽位自唐末喪亂朝禮  
廢壞天子未嘗視朝入閣之制亦廢常參官傳聞不朝卽退獨  
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始詔  
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謂非故事請罷之  
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思所以數見羣臣不可罷而  
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  
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  
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  
御紫宸乃自正衙與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者因隨以入見故  
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天

子不能日見羣臣。惟朔望見。故正衙常日仗廢。而朔望入閣。反有仗。習見既久。因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亦謂之入閣。其後成廢。至是始復。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今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班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尋拜琪中丞。畏安重誨專權。不致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圖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多依違。不敢正言其事。遷尙書右僕射。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以文章自負。少持重。不知進退。數爲當時所沮。遷僕射。日以狀中中書言開元禮儀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及下太常禮院議言無送上之文明。宗破定州。王都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又誤以定州爲真定。奉詔。換霍彥威。

神道碑文叙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皆坐罰俸  
鄭珪唐相紫諸孫父椒爲張全義判官珪少居河南數舉不中  
全義囑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祖禪位轉左補  
闕以全義故諸大臣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末  
帝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唐兵乘虛將至帝惶恐不知所爲珪  
無計策願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人皆  
笑其迂莊宗入汴珪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蔡州司戶叅軍量移  
曹州司馬全義再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任  
圖新進欲用爲相安重誨不欲獨任之孔循嘗事梁與珪舊故  
因言珪性謹慎長者復拜平章事在職碌碌無所執持明宗幸  
汴六軍家屬自洛始遷無幾又欲幸鄴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  
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珪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

安重誨入見切言上始罷行珏又贊之以爲宜罷其所爲多類此尋以龔疾罷爲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愬字子晦渤海無棣人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盧彥威辟爲安陵主簿毋憂解去後遊關中以書說韓建使圍劉季述以謀興復言甚壯烈建不能用又去之洛陽登進士宏詞兩科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愬由此得名久之拜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見帝兄衡王友諒不肯拜獨長揖之帝以責愬對曰陛下以宗人禮見則宜拜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遂止俄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梁滅朝莊宗京師公卿素重其名拜主客郎中遷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爲都統判官議者謂道險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愬

言王衍荒怠亂國。人厭苦之。宜乘其倉卒無備。利正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屬聲曰。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請斬之以徇。自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遷累兵部侍郎。學士承旨。以草南郊加恩。制書馮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久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性清儉。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有疾。遣宦官往視。見之以告。帝爲嘆息。命賜以供帳什物。愍帝有意於治。未嘗有所發問。及潞王犯京師。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欲還中書。候太后進。止道謂王。今卽至。何暇俟。旨相與出迎。王入。罷守左僕射。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愚欲依古制。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舉行鄉飲酒禮。時以爲迂闊。不用。帝亦目之曰。此粥飯僧也。但可飽食而已。後以疾卒。

劉昫涿州歸義人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岬皆以好學知名  
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被囚暄爲怨家所  
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拜爲太常博士充翰林學士明宗素  
重之累遷兵部侍郎復愛其風韵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  
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平章事廢帝入立轉吏部尙書遷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帝初問三司使王玫幣廩之數玫言數百萬  
責以賞軍乃無十一帝大怒罷玫命昫判三司昫素嫉三司蠶  
弊往時吏幸積年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昫勾檢  
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與蠲除民間歡然德之一時姦吏  
皆爲沮怨廢帝立因與馮道姻家復同爲相而李愚素惡道爲  
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遂相詆詬  
相府史因共揚言事聞帝謂禍急少容並罷之以守右僕射諸

吏歡呼相賀時道罷爲司空班在僕射之上會遇雨移班廊下  
昫自以由宰相罷得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識者  
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拜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  
中賜號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同平章事復判三司  
契丹犯京師以目疾罷爲上柱國太保封燕國公實封四百戶  
卒年六十有所修舊唐書行世

盧文紀字子持祖簡父嗣業官右補闕文紀登進士事累爲刑  
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轉御史中丞歲餘遷工部尙書  
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于鄴工部郎中文紀怒鄴與父名同  
音不與相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秘  
書監轉太常卿使蜀過鳳翔廢帝正爲節度奇其形貌魁偉語  
音琅然入立欲擇宰相問左右皆言其有人望帝因悉齊濟望



官姓名內琉璃餅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天下多事數以責文紀因請罷五日起  
居復唐故事開延英閣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之事帝謂明宗舊  
制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  
時詣閣門請對帝聞晉高祖起北征過嶽陵休於仗舍顧文紀  
曰自朕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卽用爲相詢於輿議皆云可  
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至河陽勸帝  
扼橋自守不聽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尙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  
周太祖就家拜爲司空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棧州商河人少好學登進士爲潞王河中觀察  
支使從珂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京師胤孫從而不去隨尹京兆  
鎮鳳翔皆爲判官將舉兵告以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

對曰君命名不俟駕今先帝新棄天下大王爲國宗屬臨喪赴  
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潞王心獨重之入立以爲戶  
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清泰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素性暗  
弱不通世務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論議  
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有司因馮道冊拜司空近世  
所無不知故事咸謂三公宰相職也當參預大政事下中書議  
盧文紀又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朝論紛紜劉昫旣任僕  
射而右散騎常侍孔昭序言班當在其前胤孫責臺史檢例言  
故事無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卽判臺狀施行昫大  
怒崔居儉言僕射師長百僚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  
宮六卿之下昭序凝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其言流議稍息晉兵  
起太原廢帝幸河陽勢已危迫胤孫自洛入朝人皆冀其有所

建白特獻綾三百匹而已晉祖入立罷歸田里初學韓愈爲文多斥浮屠氏說後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人多謂之尋以太子賓客分司洛陽別廣順中卒初崔協爲相無所發明死而降語其家亂孫亦然常哂嘲者謂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少木訥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也司空剛奇之妻以女登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至中書舍人梁滅莊宗貶授復州司馬已而復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尙書左丞廢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在位醜覲自守無所作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曰尙書銓侍郎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盡於季春天成中馮道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詔合三銓爲一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頌與文紀復奏分銓爲三共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

損之選人多不便往往邀遮宰相喧訴頴等無如之何帝爲下詔禁止晉高祖立罷頴戶部尙書卒年七十五素以御家無法至死蕩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賙贈聞者憐之

和凝字成績邢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唐武后時爲監察御史至中丞突厥默覈請尙公主命攝鴻臚卿往使還歸稱旨擢戶部侍郎坐太平公主黨貶朗州司馬終柘州刺史後世不復宦學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多與之游自幼性聰敏形神秀發登進士辟梁義成節度賀瓌從事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頴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其所爾會追者幾及凝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歸卽妻之以女因戒以和生忠義之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

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故時浮薄之士喜爲諛諂及是徵棘闈門士皆肅然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充學士承旨高祖數召問時事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慮安從進反問將何以待之凝曰先謀所以奪人開封尹鄭王方爲留守請爲宣敕十餘通以授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甫至鄴果反鄭王卽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方意駕出無主不虞見討之逃行至花山舍卒駭散出帝卽位加右僕射歲餘轉左僕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生平好節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及第時名在第五所選范質亦第五爵位勳階又皆與同時以爲榮

李崧深州饒陽人幼聰敏能文章爲唐魏王繼岌鎮州參軍及領典聖宮使以爲巡官轉協律郎會辟推官李堯爲掌書記崧謂非堯所能掌書呂柔私使崧代之盧質馮道皆以爲宜適當伐蜀遂命掌書記劉皇后下教殺崇韜崧勸魏王勿作此危事誠不能容至洛誅之未晚今軍五千里外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且召亂事行無及繼岌亦悔問將奈何崧夜召書吏登樓去梯僞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以諭諸軍人心始安師還至京任圓判三司用爲鹽鐵判官內憂服除辟鎮州范延光書記入掌樞密薦拜左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石敬瑭懼秦王從榮之禍求出外藩適遷將拒契丹於鴈門以捍太原延光與趙延壽意咸屬康義誠崧言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敬瑭不可事行敬瑭深德之陰遣人謝曰

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欲使崧始終成已之事後晉兵入京崧竄  
匿伊闕民家召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內艱起復高  
祖崩出帝命兼判三司與馮王對掌樞密時劉知遠出鎮杜重  
威代掌親軍崧數稱其材知遠深恨以爲排已晉兵方敗契丹  
於陽城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崧信以爲然復用重威使將大  
兵敗於中渡晉遂以亡延壽等數稱於耶律德光入京拜爲太  
子太師嘗語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後北還命崧以其  
族行留之鎮州後麻答棄歸乃與馮道等還因漢祖有舊怨又  
畏怨者諳言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忤及以崧第賜  
蘇逢吉第中埋藏金寶悉掘有之崧弟嶼嶼與蘇氏子弟同飲  
酒酣出怨言以爲奪其所有時漢法猛厲嶼僕葛延遇爲賈多  
乾沒畏主咎責夜過逢吉部曲李澄令上變書言崧與其甥王

疑以璽書通李守貞。終知不免。以幼女託逢吉。就侍衛獄。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崧素與學士徐台符善。周太祖立。台符告於馮道。請誅。延遇道以數經救宥難之。樞密使王峻多。台符有義。爲奏之。延遇乃伏誅。

趙瑩字元暉。華陰人。爲人純厚。美風儀。初爲梁將康延孝從事。辟晉高祖保義軍節度。掌書記。自是徙鎮常從。將起兵。問諸將吏皆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與判官薛融勸毋反。融曰：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卽位拜學士。承旨。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轉開封尹。時出帝童昏。寵馮玉。李彥韜等。與桑維翰爭權。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復共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與子易從俱北徙。事鹵主兀欲。以爲太子。太保。少子易則留事漢。至



刑部郎中周太祖與契丹通好遣左丞田敏往使見瑩於幽州  
悲不自勝瑩病將卒告契丹願以尸還中國許之遣易從護喪  
南歸周祖憐之贈瑩太傅葬於華陰融汾州平遙人少以儒  
學知名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祖卽位拜吏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辭以文辭非長  
不拜上疏切諫修洛陽大內晉祖褒納其言卽詔罷役遷御史  
中丞尙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馮玉字瓌臣定州人素不知書辟馮贊河東節度推官拜監察  
御史累遷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姊爲出帝后轉知制誥中書舍  
人與殷鵬同職遇草制敕鵬爲代作以不稱出爲潁州團練使  
馮后用事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嘗因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

不敢除授以俟。王夾桑惟翰言所授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資望尙淺不可。因與有隙罷。維翰相玉受四方貨賄積貲不計。張彥澤入京兵士爭先入王家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謂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從帝入契丹復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遼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唐末進士爲監察御史入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入京京師大恐都人藏竄馮道李愚集百官於天宮寺將出郊迎久未能集惟導與張昭先至道遂使草校勸進辭以郊迎則可若勸進之事豈可輕易道謂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遠以大位勸潞王設若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

以對。且上與王皆太子子。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報潞王已至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紛然而去。潞王止於正門外。道使人又促草履。導封如初。李愚歎其言是。吾輩皆今日罪人。導乃終不草履。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宰相崇望從孫。本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登進士。累爲左拾遺。遷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兵部侍郎。梁亡。貶筠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轉吏部侍郎。故事。文武官諱身品高者。朝廷白賜其餘。令輸朱膠紙。軸錢貧者。因不能輸。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敕甲。岳請一切給賜。自此百官始得誥勅。宰相馮道入朝。數反顧。或問道反顧何爲。岳笑曰。陛下

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所誦蓋以誦道也道聞之大怒  
徒秘書監李愚遷爲太常卿初唐相鄭餘慶採集士庶吉凶書  
數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內有起復冥  
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若無金華何起起復  
婚吉禮而用於死者皆爲未可詔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  
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穎田敏等增損其書禮儀詳定皆取決  
於馬縉復採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鄙俚之事雜於其間至  
如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當時頗遵用之後  
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冊曰明宗武君有意變禮儒學糠粃世道委靡本末益非  
愈不可止所以聖王仁民必世

馬縉少舉明經又中宏詞事吳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於時

莊宗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太常卿明宗入立建言漢諸侯王入繼大統必別立親廟請如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以中孝享議下禮部尚書蕭武等從之鄭珏又請定諡四代祖考爲皇各置園陵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解泚序侯淑爲孝穆皇帝父萇爲孝崇皇帝竊謂孝穆孝崇有皇無帝若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詔稱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奈何捨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命宰臣集百官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珏乃合奏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輒引漢爲據自漢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請依故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從之惟廟立於應州

又言衰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事下段頤議嫂服給假本於令文令與禮異非一如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凡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今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禮乃爲兄子之妻服大功兄子之母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以滅司封郎中曹琛復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詔尙書省集百官議劉昫等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禮附令勅又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尋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廢帝立復爲太子賓客遷戶兵二部侍郎虛文

紀鄱爲迂儒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祖彞父堯皆唐名臣居儉自少風骨清秀美文詞登進士梁貞明中擢累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莊宗時爲刑部侍郎轉太常卿明宗崩故事當爲禮議使忌於祖諱徙秘書監後歷兵吏二部侍郎尚書左丞至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居儉拙於治生雖居顯官衣食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唐末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亂寓居滑臺十餘年不遊里巷人罕識其面登梁貞明三年進士甲科辟開封尹王瓚掌書記天性至孝父

病屢進藥餌不納每賓客問候輒輒迎拜門外涕泣告之居喪  
長毀服除更事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  
士入晉遷戶部侍郎充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有孔英  
者素醜行爲當時所惡桑維翰語曰孔英來矣稅不論其意以  
爲托已擢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卽罷學士改尙書左丞遷太  
常卿詔與中丞竇貞固侍郎呂琦張允等詳定文武二舞并正  
冬朝會禮及樂章其年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官縣二舞皆八  
佾登歌在上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  
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群  
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以廢久制復簡繆繼以建茲部覓裳  
法曲參亂其閒樂工舞郎又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  
之人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於廷而登歌發聲悲離



頗慙如薤露虞殞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咸悲憫其年高初送舟枕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引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唐司勳郎中望子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秘書郎母憂解職去遊太原李克用辟掌書記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卽位命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尙書爲人性疎逸堅辭相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入爲戶部尙書翰林學士從滅梁權判租庸遷學士承旨賜號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轉兵部尙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建議立唐哀帝廟追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立廟曹州

大臣議以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復爲梁弒遂以亡國昭宜光烈非所宜稱且旣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生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潞王反愍帝發兵致討竭帑藏以賞軍事成許以重賞廢帝入立有司獻籍其數甚少帝怒使質與三司使王致鳩率民財以佐用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所得不滿十萬帝患之又命借民屋課五月民大咨怨晉高祖入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父充爲橫海軍節度判官劉守文與弟守光相攻敗死充與吏民立其子廷祚而事之已而廷祚又敗充見殺守光并族充家琦時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充客趙玉給其監者肩爲已弟監者信之縱去琦素病足弱不能行玉乃

負之越數百里外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及長美風儀重節槩游學汾晉之間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移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之被寃者訴於朝下臺按驗安重誨庇訓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會廢帝罷居數與往來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歷樞密直學士端明殿學士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嘗勸帝曰晉高祖有賊志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與契丹和親使疆藩大鎮額外無所擾可以弭其亂心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皆吾取足帝大喜薛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詩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以諫帝色卽變琦

等復曰臣等爲國計策非爲契丹求利帝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惟一幼女尙欲棄之契丹金帛所以養士又輸以資敵皆惶恐拜謝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晉高祖起果引契丹爲助唐遂以亡琦後事晉爲祕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子餘慶端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疾病親嘗藥扶持卒爲辦喪葬教孤子文慶以學問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

何澤廣州人父昀唐末爲容管經畧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伏草間伺車駕過當馬諫曰天下未一兵不能休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稼使民何由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乎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臣之過上乃大笑爲

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又數上書言事伏閣切諫勸止幸  
郭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以直言取名然內實  
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頰北望而呼曰明主明  
主聞者皆哂之是時民苦調發規免身丁賦役往往因親疾以  
割股或既喪而割乳盛墓州縣列上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  
因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弊詔悉廢之澤與宰相  
趙鳳厚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授以太常少卿勅未出澤先知  
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中書以爲言坐責太僕少卿致仕居於  
河陽年七十尙希進用遣婢詣厓上章請立秦王爲皇太子遂  
成其禍由澤而始後以疾卒於家

史圭常山石邑人爲人明敏好學歷寧晉樂游二縣令有善政  
民立碑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尙書郎安重

誨薦爲樞密直學士故事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爲白於帝許升殿侍立自圭而始改尙書右丞判吏部銓重誨敗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於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攝州參軍避劉守光亂走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素誓馮道往依之薦於張承業使掌奏記莊宗卽位召拜司門員外郎事祖父以孝聞時父威武年七十餘祖年九十餘皆在鄴乃求爲典唐尹母憂去職趙在禮遇起視事明宗立在禮鎮滄州復許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副馮贊留守北京遷吏部侍郎嘗勸廢帝曰晉高祖恃契丹爲援今東丹王失國在京願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

之憂。何暇助晉。則晉之大事已去。又私語李勣。已乃燕人。知趙德鈞父子爲將。惟能守城嬰壘。督勵健兒。使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帝遣張敬達屯於晉安。勢甚危急。何不送駕前壯馬千匹。募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沿山。冒鹵中而趨官棧。且戰且行。得其半建。則事濟矣。勣言之。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言。歷晉爲太常卿。使於吳越。見吳越王長揖不拜。還遷工部侍郎。乾佑元年。賜祭於首。卒贈右僕射。

李鑄。唐宗室子。伯父陽唐咸。過問爲給事中。鑄少客河朔間。謁定州王處直。不爲禮。更謁常山李弘。規進之。趙王鋒留爲從事。遇張文禮。弒立。遣鑄聘唐。爲人利口。敢言。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果敗之。留爲太原節度支使。卽位。拜宗正卿。少卿李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遐陵。在趙州昭慶縣。

請置臺令有奸民厚賂寺吏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鑄璽不復詳考補以爲令卽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謂陵園墾地民訴於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皆言丹陽在今潤州而陵非唐事鑄等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卽位召遷遷戶部尙書意希大用語馮道趙鳳曰唐宋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鑄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坐徐知誥遣謀者見鑄言欲歸國久而無効貶鑄兗州行軍司馬愍帝時復爲兵部尙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素與有舊喜謂必用爲相還過荆南高從誨爲鑄置酒就求寶貨入獻從誨貽以馬紅裝拂二傑然皮一廢帝終不用因求爲太常卿



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始拜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縹鎮州獲鹿人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生平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史職咸廢無實錄縹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喪亂之際事迹粗存大有補益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兼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唐書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漢隱帝時與王仲寶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廣順元年成監脩宰相王峻見縹所書日曆多言當時過失頗怒言之周胤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於青州

張允鎮州人少爲張文禮參軍脫身降唐莊宗繫之獄文禮敗出爲魏州功曹辟趙在禮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

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子重美尹河南掌六軍以允剛介拜爲給事中判六軍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敷天下允獻駁教諭曰凡教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教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自古以水旱降德音開往牢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皆非也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至使小人聞國將赦遇災反喜此乃教民爲惡何益之有大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苟能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則災變爲祥若以爲捨惡人而弭災則是天反喜人之爲惡也晉祖覽之大喜歷漢爲吏部侍郎隱帝時誅戮大臣允退朝不敢還家止於相國寺周祖兵入京師匿於佛殿承塵墜而卒

裴暉字司東河東人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暉少好學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歷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善於論議多斥權臣指朝政闕失改太子賓客拜兵部尙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尙書復告老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生平以文學在朝廷久馬胤孫桑維翰皆所取士後胤孫知舉引新進士詣暉因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美論維翰嘗過暉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答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翬天水人自少丰姿雋秀目不知青年二十五始就學夢人剖其腸胃滌以西江水願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

文由是文思益進卒以知名泰帥辟爲節度判官後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蜀平歸唐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留守西京再爲判官從征潞王兵敗被獲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檄諸鎮詔書誥命皆出其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立罷其職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學士承旨累遷戶兵二部尙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生平曉暢音律聞晉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歎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復喜爲詩所作至萬餘首集爲百卷號西江集名與和凝齊又常知貢舉仁裕得門生王溥凝得門生范質皆宰相時稱知人

王延字世美，鄆州長豐人。自幼好學，長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爲之稱譽，薦爲卽墨縣令。與馮道舊，故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擢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故相崔協子頎方舉進士，盧文紀與之有隙，語以吾嘗譽子於朝，貢舉大事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若有越人善泅生子，方睥其母，浮之水上，人恠問之，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願母效此，延退而笑，曰：斯言殆爲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